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册在手，尽览百年历史风云

# 毛泽东家事风云

下

山村伢子成长为世纪伟人的奋斗史  
平凡家庭锤炼出大国领袖的教科书

王广民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 毛泽东家事

下 风云

王广民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家事风云 : 全3册 / 王广民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507-0453-4

I. ①毛… II. ①王…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一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5644号

**毛泽东家事风云**  
MAOZEDONG JIASHI FENGYUN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毛世屏  
于冬风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封面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总 印 张 69  
总 字 数 1300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  
定 价 135.00元 (全三册)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1 第四十四章

争权位 执政考验淘高饶  
撤大区 各路精英汇京都

## 24 第四十五章

婆媳、母子 不欢而散莫斯科  
苏共、波匈 政治动乱起连锁

## 49 第四十六章

整风鸣放 言论过头致反右  
访朋会友 口号攀比成赶超

## 67 第四十七章

穷则思变 营风造势促跃进  
女大难留 随方就圆考乘龙

## 83 第四十八章

游子回乡 故园三日见深浅  
怨妇圆梦 旧情一刻知短长

## 106 第四十九章

人祸天灾 国计民生临绝境  
女嫁男婚 各有所爱慰高庭

## 126 第五十章

反假纠错 犹抱琵琶半遮面  
重名轻实 地上曲子空中弹

## 144 第五十一章

困境渐去 严父古稀怜孤女  
停演鬼戏 半老徐娘动春心

## 162 第五十二章

整风自查 文艺界引火烧身  
故地重游 卅八年再上井冈

## 181 第五十三章

期待数年 接二连三遂心愿  
离京八月 家书一封吐真言

## 203 第五十四章

亲自发动 八次接见红卫兵  
直接领导 两届全会除刘邓

## 231 第五十五章

初爱非爱 碧水青山留遗恨  
接班抢班 折戟沉沙成笑谈

## 252 第五十六章

年老体衰 苦谋眼前身后事  
选贤任能 广用五洲四海人

## 274 第五十七章

上海招亲 平民淑女重名节  
长沙告状 高端新贵藏祸心

## 294 第五十八章

闲读海谈 一语又起千尺澜  
深谋远虑 船正顺风再更帆

## 312 第五十九章

伟人临终 念念不忘回故乡  
妖孽末日 事与愿违入高墙

## 330 第六十章

返本还原 尘埃落定归民间  
处世度日 忍悲负重不畏难

## 345 尾 声

挽歌长在 花落水流春不去  
余韵永存 地久天长警来人

## 362 后 记





争权位 执政考验淘高饶

撤大区 各路精英汇京都

1953年3月5日深夜，斯大林死于办公室。到底是突发疾病致命还是被人谋害，除了苏共最高领导集团中的个别人外谁也说不清；但看到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斯大林的高度评价及对其后事料理的隆重，谁也不敢怀疑是非正常死亡。9日下午5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红场为斯大林举行了隆重葬礼，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前去送葬，在莫斯科治病的江青也以个人名义参加了遗体告别。与此同时，中国的北京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6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斯大林的遗像挂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等敬献花圈并向斯大林遗像三鞠躬，礼炮鸣28响，全市汽笛长鸣，公交车辆停驶，行人肃立志哀。毛泽东的专文《最伟大的友谊》也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学习悼念斯大林同志的通知》，要求全国连续三天下半旗志哀，各行业、各部门停止一切宴请和娱乐活动。

斯大林逝世给中国带来的忙乱一过，中国人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中共中央3月16日下发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26日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日报》也于26日发表了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要求各级党委和农业战线的领导要不失时机地抓好春耕生产。4月1日，毛泽东把上述三个材料命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基本确定了党的农村工作方针，邓子恢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党的任务是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共同

[1953年3月—1954年10月]



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

5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首都5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

5月2日，毛泽东抽空给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去年10月2日，因为“毛泽连来信叫苦”，毛泽东曾在写给毛宇居的信中有“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助其家用”一说。“二百万元”虽只相当于币值改制后的二百元，但也是一个种田农民积攒多年而不得的大数目。毛泽荣为表示感谢，于4月9日托人给毛泽东捎来自制的茶叶和火焰鱼，同时还写信要求进京相见。毛泽东不想让他此时来京，只得赶紧回信告之。

毛泽荣贤弟：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不便，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援助合同，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新建与改建91个企业。

6月30日，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登记结束，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零193万6085人。

7月27日，朝中谈判代表与美国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金日成、彭德怀分别向朝中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至此结束。

8月11日，彭德怀回国，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由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邓华接任。

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中国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中国人民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了。看过8月14日朝中部队联合发布的《综合战绩公报》，毛泽东离开办公桌站了起来。8月中旬正是北京的暑热时节，阴暗潮湿的紫云轩老屋闷热难耐，工作人员往院里泼的水一会儿就被太阳蒸发得无影无踪，几棵大树遮下的一丝阴凉也根本抵挡不了强烈的暑热，热腾腾的气浪直往房内钻。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把芭蕉扇，掀起上衣使劲地扇着前胸后背，估计这样的大热天不会有人来访，他甚至想把上衣脱下来。就在这时，工作人员通报刘思齐等在门外。

从1950年10月25日毛岸英牺牲，已经过去两年8个月零18天。毛泽东独自忍受着失去儿子的痛苦。毛岸英赴朝参战一开始是瞒着刘思齐的，刘思齐偶然发现了毛岸英穿着朝鲜人民军军服的照片向毛泽东追问，毛泽东才不得不说儿子去了朝鲜。



现在战争结束了，志愿军司令员都回国了，一个普通的俄语翻译为什么还杳无音信？一个普通的家庭可以找个理由搪塞推诿，一个时刻注视着战场变化的指挥者会对战场上的儿子一无所知吗？毛泽东知道瞒不下去了，打算向思齐坦白岸英牺牲的实情。

刘思齐显然也意识到事情不妙，未等开口就流下眼泪。毛泽东不再解释，默默地从抽屉里拿出了毛岸英的遗物。看到用白绸包着的手表残骸，刘思齐什么都明白了。一千多个日夜的思念顿时化作滂沱的泪雨，她跌坐在沙发上大哭起来。工作人员听到后赶过来劝阻，毛泽东挥手制止了他们：“娃心里苦，就让她宣泄宣泄吧。”

工作人员退了出去。刘思齐嚎哭着，一遍遍向毛泽东追问：“岸英是怎么牺牲的？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毛泽东一直痛苦地闭着眼睛。几年来中国累计出兵297万人、动员民工60万人，其中受伤38万人、失踪0.76万人、被俘2.14万人、阵亡11.4万人、伤重而死2.1万人、病故1.3万人，岸英只不过是十多万分之一。人家的儿子能牺牲，毛家的儿子就牺牲不得吗？当毛泽东想用这话回答刘思齐的追问时，突然感到心脏一阵阵绞痛，面孔上的肌肉也抽搐起来。工作人员上前一摸，发现毛泽东已双手冰凉，急忙告诫刘思齐别再哭了。刘思齐猛然清醒过来，抓住毛泽东的手，连问：“爸爸，你怎么了？”

幸好江青没有在家，否则让她看见肯定又要大发脾气。江青看不得别人的眼泪，更不允许别人在毛泽东面前哭啼。

江青在苏联居住了将近一年，前不久才回到北京，不过她没有住在中南海，而是住进了万寿路新六所。万寿路在天安门正西方向，是公主坟西边一条与长安街延长线交叉的南北路。因为中南海的房子阴暗潮湿，中央办公厅为书记处的五位书记在万寿路盖了六幢小楼，起名新六所。

江青搬到新六所是毛泽东同意的，那里去医院比较方便。再者，中宣部已迁出中南海，江青还兼任着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从新六所去文艺处上班要比从中南海去方便得多。另外，江青从苏联带回来一些电影拷贝，也想静下心来研究研究。江青大部分时间住在新六所，平时很少回中南海，也很少过问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的衣食起居管理已标准化和规范化，保健专家根据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和健康需要，经常为他变换菜谱，每个菜谱都一式两份，一份留存，一份交给厨师。花样虽然变来换去，常吃的主食依然是麦片粥、烤芋头、玉米片、甜点心、压缩饼干，副食主要是鱼、红烧肉、辣椒、苦瓜、霉豆腐。毛泽东没有在意江青的去留，身边没她反倒觉得清静了许多。



江青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学校已放了暑假，李敏回上海到妈妈贺子珍那里去了，毛远新去了南昌，菊香书屋的前院只有李讷和李云鹭。李讷有时候到后院爸爸的书房借书读，有时候在前院陪姨妈聊天，新六所她还没去过。江青对孩子的要求很高，动不动就是领袖家庭的子女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李讷受不得妈妈的管束，所以江青不发话从不主动去。这天，欣赏过外国电影的江青突然想起了孩子们，她让工作人员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他们都来看她。李敏、毛远新还没有回来，李讷只好一个人过去。江青对待自己的女儿也像对待工作人员一样冷冰冰的，见面就让李讷汇报学习情况。李讷例行公事般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已改为师大附中。思齐姐姐明年就要毕业了。”江青说：“岸英不在了，思齐迟早要改嫁，她的事情就不用再说了。”李讷又说：“李敏姐姐今年小学毕业，暑假后就升初中了。”江青不耐烦地打断李讷的话：“怎么光汇报别人不说你自己呢？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李讷说：“我文史5分，别的都是4分。”江青又问：“小豆子呢？他的《学籍表》上家长一栏填的可是我的名字，不能给我丢脸呀。”李讷说：“远新表现得还可以，刚当了少先队大队主席。”江青听了很高兴：“家里有位大主席，现在又成长起一位小主席，争取将来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0月份，毛泽东收到唐家坳十表兄文泮香次子文九明的来信。文泮香已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世，文九明曾于去年秋季来京，毛泽东要他帮助了解乡下的事情，他就来信反映了一些情况。毛泽东10月25日给他回了一封信。

九明同志：

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逊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著者注：其实，毛泽荣几十年前就搬到外村去住了，“限门前”是毛泽东的笔误），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的路费亦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可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

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能于十一月上旬来京为好。

每次写信，毛泽东的心情都很矛盾。想让家乡的乡亲来京，自己又没有时间接待；乡亲们拿不出路费，他又不想给当地政府添麻烦。所以每年在给乡亲们写的回



信中，“不要来京”“不必来京”“其他的人不要来”“不要带任何礼物”等字句反复出现，甚至连“带一条薄棉被”都想到了。其中包含着多少关怀，多少惦念，多少牵肠挂肚，多少烦不胜烦？伟人胸怀里竟有如此浓厚的平民意识，全部源之于他的出身。他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还有些离不开他们。之所以要他们“十一月上旬来京”，是因为已有两个表嫂、一个表侄媳妇正在北京，他希望两拨客人能够错开。

在唐家坳，毛泽东共有五个表嫂：文泮香的妻子黄菊香、文润泉的妻子文张氏、文运昌的妻子杨达昌、文梅清的妻子文赵氏、文南松的妻子文刘氏。与毛家来往最密切的是文运昌的妻子杨达昌。杨达昌比毛泽东大8岁，为人贤惠，任劳任怨，尤其擅长针线活。毛泽覃出生后，杨达昌曾主动到上屋场侍候姑妈坐月子。毛泽东去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杨达昌又把自己结婚时娘家陪嫁的蚊帐送给了毛泽东。

10月16日是文运昌三姐文静纯70岁生日，文静纯住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家中，杨达昌、文刘氏与侄媳妇刘媛英就借祝寿之机来到北京。毛泽东把她们请到中南海，吃饭之后合影留念。她们在京游览月余后回到长沙。文运昌还就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前上北京为三姐拜生日。承你处叶秘书接她们游历故宫各名胜，招待殷勤，并宴会、摄影、承赠礼物，这是不敢当的。感谢你对外家表兄嫂们的盛意，诚至厚也。此次她们三位年老游京，乃人生快事。昨已平安回湘，各自回家生产，了不起的高兴，吟吟声连连灌耳，请你释怀吧。”

文九明与毛泽荣来到北京，住进前门外永安饭店，正好与唐家坳女宾擦肩而过。毛泽东先听了乡下情况的汇报，又让工作人员带着毛泽荣到同仁医院治了眼病。毛泽荣没有见到江青，就问起三嫂的情况。江青正因身体不适住在医院里，毛泽东只得亲自陪同去医院看望。江青对来往不断的毛家亲戚本有反感，更不喜欢别人称她三嫂，听到毛泽荣称她“三嫂”，只回了句“两位好”就再也不吭声了，毛泽荣告别的时候也没下床相送。本以为三嫂会比三哥更热情，想不到热脸子贴了个冷屁股，毛泽荣心里不是滋味：听说九弟来时江青还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毛泽荣想来想去想不通，在与毛泽东同车回去的路上，还是忍不住问：“我说错了么子？穷怕亲戚富怕贼，这么多穷亲戚来来往往，又吃又喝又招待，三嫂是不是心疼了？”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你当江青是乡下农村的小媳妇，就在乎那一升谷子半斗米？她是不喜欢你那称呼呀。”“叫三嫂叫错了？”“错，应该叫江青同志。”

56岁的毛泽荣又黑又瘦，背也有些驼了，看起来像一个六七十岁的小老头，江青当然不肯在这样的人面前充大嫂。毛泽东懂得她的心思，当着外人又不得不顾着她的自尊，改变一个人是困难的，他也懒得在这种小事上劳神。



今年各方面的工作都还如意，就连最为担心的中苏关系也未因斯大林的逝世受影响，苏联政府仍然决定再帮助中国新建、改建141个大型工程项目。为此，毛泽东9月15日致电新当选的苏共中央主席马林科夫，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全面援助。

表面风平浪静，但在中国共产党高层却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音符。1952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上把这个目标确定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总路线的提出，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着手制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适当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增设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还打算借鉴苏联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部长会议制度。这种考虑首先在小范围内讨论，中央为此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组织措施，将个别大区的领导或主要领导同志调到中央工作。首批进京的先后有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五个人，他们分别担任了国家计委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高岗原任东北局党政军三个一把手，1952年11月16日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席才离开东北赴京任职。中央组织部部长从1945年开始就由彭真担任，彭去东北后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工作。东北解放，彭真回京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又当选为北京市市长，但仍然兼任着中组部部长，直到1953年4月中央确定由饶漱石接任中组部部长一职。邓小平原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1952年9月18日接替薄一波担任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原来担任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区副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后在国家计委担任副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现又去农工部担任部长。习仲勋原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1952年9月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

国家计委是统管全国建设发展的综合领导部门，它不是政务院的内设机构，而是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因此又有“第二内阁”之称。五个进京的地方大员被称为“五马”。五个人的新职务以高岗最突出，加上他还兼任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其地位就非同寻常，也就有了“五马进京”，



一马当先”的说法。高岗之所以“少年得志”，主要是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曾帮助延安和红军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他主政东北时，东北又成了解放战争的总后方，源源不断的钢铁、煤炭运进关内，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正因为这样，在党内没什么根基、在军队中没有建树的高岗才平步青云，位列四大野战军首长之上。可这匹“马”并不满足，还在谋取更大的权力。他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是掠取最高权力的好时机，于是伙同饶漱石搞起了小动作。

对于高岗的不正当行为毛泽东早有觉察。刘少奇秘密访苏时，随行的高岗就在发言中建议，把中国满洲宣布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在场的刘少奇怒目而视，斯大林则站起来，戏谑地把坐在第一排的高岗称为“张作霖同志”。此后，高岗又私自向苏联提供材料，对党内高层政治活动作了不真实的反映，还向斯大林投递中国情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把这些材料全都亲手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心剥夺高岗的实权，任命他为国家计委主席是让他离开东北的一个过渡。高岗野心膨胀感觉良好，并没看到日益走近的危险。年底毛泽东要去南方休假，准备让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竟公然反对并私下活动要取代刘少奇。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中央政治局于12月24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向高、饶提出严重警告，并建议政治局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交将要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走出颐年堂，他的心情像冬日的天空一样沉闷。进京之前，他曾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希望新中国的执政者能够避免重演李自成、牛金星之类的悲剧，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希望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历史上每次开国都有一些功臣良将为争官夺封走上断头台，难道高岗、饶漱石也逃不过这一历史的“周期律”？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人在毛泽东身边停下来。“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只有他们四个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核心的核心。短时间休假毕竟不是当年的重庆谈判，也绝无出现“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可能，况且毛泽东出行还带着全套的通信设备和机要人员，随时随地都能与中央机关和各方面领导人直接联系，还有必要让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吗？毛泽东从高、饶那里看到了必要性：如果不让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能跳出来吗？有时候通过某些事情，往往就能考验一些人、识别一些人。看到三个老战友没有要走的意思，毛泽东就与他们攀谈起来：“高、饶的问题，主要是高岗的问题，高岗之所以胆大妄为，是个人私欲膨胀的结果。他在东北一手遮天，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



王’，把东北搞成了独立王国，斯大林都宠着他，宠坏了嘛。他生活作风腐败，先后与100多个妇女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那些女人不仅包括他身边的同事，还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甚至还有抱着政治目的的白俄后裔。恩来，听说你也目睹过高岗的下流相？”

“主席，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高岗邀请我参加他的家庭宴会，席后跳舞，高岗当众对一位舞伴污言秽语，我看不下去，就提前离场了。”

“考虑到他以前做过的工作，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最近的事情必须讲清楚，必须彻底检讨，承认错误。在审判刘青山、张子善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一通过薄一波向我求情。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是否可以不枪毙。我说不行，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影响大，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严惩他们，才能够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此种错误的干部。高岗和饶漱石不是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也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党的会议上反对中央的纲领，但他们唯一的纲领就是用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是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团结就是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危害党的生命，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少奇、恩来、朱老总，解决高、饶的问题不能等。当然了，我们看一个领导干部，还要看大节。高岗同志的大节是不错的，在东北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作为抗美援朝的大后方，在组织志愿军的物资供应方面是出了大力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决某些人的个人问题，要让高、饶通过对自己错误严重性的认识，来教育一部分同志，挽救一部分同志，从而增强党的团结，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

几个人正在谈着，江青从新六所回来了。

1953年即将过去，年头岁尾是北京最冷的时候，虽然进京好几年了，毛泽东还是适应不了北方的冬天。中南海没有火炕，也没有陕北那样的窑洞，冬天比陕北还要寒冷。年轻时一身火气没觉得怎样，上了年纪就经不得冰封雪冻，毛泽东时不时地感冒。身边的医生慢慢地摸索出了他感冒的规律：“五一”“十一”参与群众庆祝活动，打破晚睡晚起的生活规律要感冒；适应不了北京的寒风也要感冒。感冒成了影响毛泽东健康的大敌，也成了工作人员的心病。春季和秋季时感冒还好治愈，冬天感冒就比较棘手，每次治愈都要好多天。自从有了出行方便的专列，工作人员就劝毛泽东南下避寒。

毛泽东不管走到哪里，工作环境与房内摆设都要与北京一模一样，只有那样才用不着适应新环境，才能随时随地投入工作。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真要做到却很



麻烦，睡觉用的大木床和随时阅读的大量书籍，就成了出行最大的难点。总结了去苏联访问乘坐火车的经验，铁道部专门为毛泽东研制了一列火车专列。全列共有11节车厢，前面的三节是主车，一节由毛泽东使用，一节给江青使用，一节备用。主车上有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室、机要室、卧室、伙房、餐厅、医疗急救室等。其余车厢分别是秘书、警卫、机要、摄影、厨师、乘务员等随行人员工作和休息的地方。专列平时停放在北京火车站的一个车库里，使用的时候才开出来。蒸汽机车冬天可以提供暖气，夏天打开窗户就有天然空调，坐在专列上比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还舒服。

南下的准备工作已就绪，毛泽东需要的东西也装上了专列。原计划12月上旬出发，结果毛泽东12月8日要前往西单区参加中南海选区的人大代表普选，15日要接受苏联驻华大使呈递国书，16日要主持中央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24日又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拖下去，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工作人员希望这次会议结束就出发。

平时很少回来的江青突然回来，并不是要阻止南行，只是要求毛泽东迟走两天。两天后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六十花甲大寿，中共中央已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毛泽东指示一律不准公开发表。他不喜欢为别人祝寿，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毛泽东本来没打算立即出发，听了江青要祝寿的话马上改变了主意：“祝什么寿？不就是说几句吉利话吗？你代他们说说就行了。”

毛泽东说的也是实话，他的衣食住行都由中央办公厅管着，吃的用的都由苏联营养专家说了算。连一个生日蛋糕都不能买，子女祝寿还有什么意义？

“六十大寿是人生的一个大坎，还是热闹一下为好。主席，我已通知了孩子们，到时候他们都会赶回来的。”

“孩子们都回来？”

“都回来，李敏、李讷、远新不用说了，远志也要来。她来北京快一年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想趁您六十大寿的时候团聚一下。”

“远志是很久没见到了，从延安到东北，有十年了吧？”

“九年了。”

“九年没有见过面了，远志现在在哪里工作？”

“中央组织部交通干部处。”

“都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见一面还不容易？江青，你见了远志带句话，说大伯年后再见她。”毛泽东说完就走了出去。



专列沿着津浦铁路向南疾驰，穿过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最后在浙江的杭州停下来。专列可以在沿途的任何一个车站停靠，各省领导人也都渴望毛泽东的接见，但毛泽东没有召见任何人，一路高速直奔目的地。休假只是一个名义，他要借休假办件大事：早就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要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带着陈伯达等人完成《宪法》的起草任务。毛泽东到达杭州后，住进了西湖岸边的刘庄别墅。

刘庄并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座私家庄园，最初的名字叫水竹居，创建人是广东香山的一位刘姓商人。刘公是清朝进士又是朝廷命官，明与李鸿章修好，暗与孙中山私通，游走于黑红两道之间，当然也捞了不少黑钱。民国后政出多门，刘姓商人不再吃香，水竹居被浙江当权者没收，以2000万两白银拍卖给他人。刘公为了重新得到水竹居，变卖了上海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愚园路的愚谷村住宅和广州荔枝湾的刘公馆才凑足银两赎回。为避免树大招风，又把诗情画意的名字改为土里土气的刘庄。刘公死后，庄园一分为四，他70岁上纳的第八个小妾（原为其大女儿的丫环）也分得一份，地契面积是5亩4分2厘3毫。新中国成立后，小妾分得的庄园一度由杭州园文局接管，交给杭州铁路局做了工人疗养院，后来落实政策重归小妾。房屋没有经济收益还要缴纳房地产税，小妾靠变卖首饰缴了三年，后来再无能力续缴，又无偿献给当地政府。浙江省委稍加修缮，就把它改成了省委第一招待所。毛泽东下榻的1号楼，最初是水竹居的迎宾馆，是刘庄系列建筑中最僻静的一幢，位于紧邻西湖最美丽的地段，现在的卧室就是刘进士原来的书房，外面的小厢房做了临时图书室。毛泽东随身带来两大箱书，管理员又从杭州图书馆借来800多册书，整整放满四个书柜。

住下后毛泽东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已调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现任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谭启龙，是当年中央根据地有名的“红小鬼”。而担任省委副书记兼杭州市委书记、市长的江华，曾经担任过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八月失败”中带着毛泽东的书信去追赶28团的就是他。长征到达陕北后，江华又任中央警卫团政委和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直到1939年才离开延安到山东八路军纵队任职，解放战争时期去东北担任安东省委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才来到浙江工作。两个地方长官虽与毛泽东还算旧识，但当年的职务毕竟不在一个层次上，兴趣爱好也不同，谈话就有了诸多限制。他们客套地让毛泽东注意休息，毛泽东则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不要因为他的到来而影响工作。

起草《宪法》虽是一项开创性工作，但毛泽东是想大事提要求的人，具体工作由陈伯达等人来干，因此毛泽东有不少空闲时间。杭州有不少可看的地方，一个西

湖足可以游上十天半月。椭圆形的西湖方圆虽然只有6平方公里，但苏、白二堤将水面分成五个部分，有孤山、小瀛洲、湖山亭、阮公墩四岛和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岳王庙、灵隐寺、飞来峰等风景名胜。周围50多平方公里的园林区，峰岩洞壑里穿插泉池溪涧，青碧黛绿中点缀着楼阁亭榭，分布着70多处著名景点和文物古迹。春节期间游人很多，工作人员担心安全没有保障，提出与群众隔开或者不让群众进入景区。因为自己而影响群众的事情毛泽东绝不答应，于是反其道而行之，群众都去的地方他不去，群众不去的地方他才去，于是就去了冬季无人问津的莫干山。

莫干山位于杭州与湖州之间的德清县境内，是一个旅游避暑的好地方。1921年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曾与友人一起去过，可惜那时囊中羞涩，没有闲情逸致领略山中风物。现在来得又不是时候，冷飕飕的寒风中还飘着雪花。

毛泽东是一个寄情山水的性情中人，如果不是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很可能成为豪放的山水诗翁。就是成为泱泱大国的掌舵人，也没有摆脱诗人的浪漫。他一路上读着《二十四史》，寻找着古人的“治国”良方。找来找去还是老子的名句来得有趣：“治大国如烹小鲜。”“烹”而不失其“鲜”，关键在火候的把握上，分寸之中要有炉火纯青的为政之道，还要有举重若轻的政治智慧。“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想到荀子的这些名言，他就想回敬老子一句：不治“大国”，不知“烹”之难也。

毛泽东一行走上了山道，同行的有谭启龙、江华，以及从上海赶过来的陈毅。自从饶漱石调进北京，华东局的工作就一直由陈毅这个第二书记主持着，同时陈毅还兼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饶漱石在北京写检查，陈毅在上海的工作也不轻松。从饶担任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算起，他们断断续续在一起共事十来年。陈毅虽没有参与饶漱石的分裂活动，但饶对华东工作大局的影响短期内很难消除。按理说陈毅是没时间来陪同的，但谭、江两人与毛泽东的对话不在一个层次上，他也就不得不来了。

冬季的莫干山，雪花落了薄薄的一层，松柏更加苍翠，竹林依然俏立，漫山遍野飘洒着洁白的精灵，天地间洋溢着清新的冷气，以“清凉世界”著称的莫干山，此时具有了别样的韵味。毛泽东在一块石头边站住脚，感受着雪花落在脸上的凉爽，挥动着手中的竹杖开口同陈毅说话。陈毅去年7月来此探视病友，曾在山上住十天，写了一首《莫干山纪游词》，把莫干山的夏秋风物归纳为“五美”：竹子是“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大雾是“时晴时雨浑难定，迷失楼台咫尺间”，夜景是“凭栏默想透山海，寂静时有草虫鸣”，飞云是“片片层层铺白絮，有天无地剩空灵”，瀑布是“飞瀑剑池涤俗虑，塔山远景足高歌”。毛泽东饶有兴致地听完，说道：“今后我也要为莫干山写首诗，这次就不写了。‘千级石磴试腰



脚，百寻洞底望高楼。’走，我们现在披雪游！”

陈毅有华东和上海的工作要开展，还要去北京参加七届四中全会，从莫干山下来后，毛泽东就催促他离开，不过临别向他透露一个消息：大区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也是执政初期对政权体制的尝试与试运行。鉴于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建立，省委书记和省政府主席已经配齐，中央对各省可以实施直接领导，大区的使命已经完成，机构也将取消，领导干部也将分期分批调往中央，要陈毅做好去中央工作的精神准备。

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虽然远在杭州，但北京的会议始终都在他掌控之中，连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他都作了修改和批示。去年5月19日，他曾就刘少奇、杨尚昆下发中央文件未经他过目一事两次提出书面批评。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刘少奇、杨尚昆更加懂得纪律的重要性，召开全会这样的大事更是一点不敢马虎。北京、杭州、莫干山之间电报往来不断，重大机密文件还要通过飞机专人传送。

七届四中全会开了五天，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44个人相继发言。会议揭露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会后下发了《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

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2月底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受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两个座谈会分别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对他们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教育和挽救。在对证高岗的座谈会上，感到绝望的高岗突然掏出手枪自杀，被身边的人碰了一下胳膊，子弹打到天花板上去了。

消息通过电波传到莫干山，毛泽东听后沉默了好久。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是出于革命义愤，批判高岗、饶漱石他心里一直含有惋惜。在陕北的地方干部中，高岗是最年轻的，担任陕甘宁边区书记时只有33岁。抗战胜利后去了东北，在“四野”入关，彭真、陈云回京后又成了“东北王”。因为东北处于中苏友好的前沿阵地，在第一届中央政府中又让他担任了副主席：虽然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但在别的“封疆大吏”中也绝无仅有，其他大区负责人仅为委员。身为政治局委员又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岗明显地比他们高出一截。犯点错误并不可怕，拒绝挽救、开枪自杀不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吗？尽管毛泽东十分气愤，还是指示有关部门要对高岗特别保护，隔离审查期间仍然享受副主席待遇，照样阅看中央文件及各种书报。为了